# 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四年二月一日甲戌盡四月十四日乙酉

二月甲戌朔責郭仲荀張思正滕康劉珏　酈瓊以其衆降於劉光世　初京城失守光世以其衆奔至光州留其壻劉紹先以兵三四千屯於光州知州任詩厚遇

之鄜瓊以其衆寇固始四面攻擊知縣向宗輝盡力捍禦時曹官吳翼權知光州議請絡先解圍固始絡先率兵趨固始為瓊所敗絡先率其衆至城下呼宗輝開門宗輝開門納之絡先以其衆登城用强弩禦瓊殺傷甚衆劉光世遣人招瓊瓊受招安圍凡四月零二日瓊相州人崛起於兵火中尚氣敢為衆所推服宗輝恃有功以吳翼曹官不相下翼招宗輝至光州羅織罪送獄死初羣賊黄林犯固始翼往招之林受招任詩以翼有功

令權通判詩既去翼遂權州事　楊世雄以其衆降於劉光世　傅選詰隆祐皇太后乞降　傅選自潰散即率衆轉入湖南刼掠厭所欲矣遂復來降

十三日丙戌金人屠杭州退兵　金人侵入烏珠率衆追來輿親至明州而還其在越州也烏珠乘馬往來於市中班直唐琦憤怒以石擊之不中被執罵不絶口亦罵李鄴降敵不忠被殺烏珠執鄴退還杭州將退軍唐辰斂軍於吳山七寶山遂縱火三日夜煙焰不絶癸未

夜火息甲申縱兵大掠且束裝丙戌退軍以虜掠輜重不可由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行沿路屋宇無大小並縱火靡有孑遺是時餘杭縣投拜官員曽㬎已奔走得脫聞金人退去乃復來囘任且衣凶服縣尉楊汝為問其故㬎曰遽失恃汝為曰何不解官丁憂㬎曰未聞旨汝為嘻而不語既而具申監司遂放罷服除授通判鎮江府軍民曰是餘杭縣投拜者不納又論罷之再授通判婺州亦不過赴任自此不能出仕衣冠以為愧

金人在江州未退兵也在衢州軍事判官錢觀復者以當路衝白郡守縱民老幼出户留一丁不留與留而瘦弱不堪任罪如軍法其後軍兵欲乘時為變顧城中金帛子女無冀獲乃止　賜臨安府民兵撫恤勑書　勑臨安府民兵省本府奏自金人攻陷府城内外軍民併力拒敵血戰五日方始城破又緣諸縣村堡防護嚴密往往多被掩殺緣此怨恨臨行之日焚燒屋宇城郭一空比之其他殘破州郡被禍尤酷實可痛惻欲望優加

撫恤事朕惟北敵之憑陵奄及東吳之都會爾等挺身禦敵為國忘生率爾忠義之豪挫彼驍雄之氣逮逾累日方失堅城凡分塢壁之屯皆奮兵戈之鋭緣兹厚毒為我深仇洎敵騎之旋歸舉民居而焚蕩靡思人怨而神怒惟務井堙而木刋言念吾民重罹此禍顛瘡痍之未復每寤寐以興嗟已遣守臣往宣恩意其各從於安集以待承平故兹撫恤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十四日丁亥聶淵入京師留守上官晤出奔淵以城獻於金人　河南之地盡已陷沒西京南京金人皆屯兵唯京師與內縣猶為國家守粮食之絕四外皆不通民多餓死聶淵者與其徒十十五五以食物與守城者博易久而頗稔熟至日淵以其徒數百人登城之北辟縱火樓櫓猶不敢下城騷擾是時城之東有夜猫兒李潰蘊大刀屯駐留守上官晤皆招入城既入城則放火刼掠不止而淵亦掘斷城慢道自守城中亂晤及副留守

趙倫乃出奔晤為留守時官司命令不能行留守司名存而已劉豫以濟南府已投拜金人矣豫嘗遣使說晤令叛晤焚書斬使頃之豫又賂晤左右喬忠恭宋厚俾說晤晤亦不從豫知晤不可說乃止淵遣人往南京金人軍前獻京師三月金人大太師差鎮國郎君入京師駐於朱雀門上給㙜子與在京强壯不滿萬人自此京城遂陷失晤在唐門遇董平平逼令晤書填官告訖殺之金人得京師以前都水使者王夔為留守夔發公文

盡招諸縣頭目人皆來撫諭自此無盜賊淵河北叅軍首領也

十七日庚寅鼎州武陵百姓鍾相反　鍾相鼎州武陵縣人無他技能善為誕謾自號老爺亦稱天大聖言有神通與天通能救人疾患陰語其徒則曰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持此說以動小民故環數百里間小民無知者翕然從之備糈相謁旁午於道謂之拜爺如是者凡二十餘年相緣其家貲鉅

萬中間累曾敗露有司受賄不能盡法繩治至是金人陷潭州孔彥舟入澧州相乘人情驚擾以拒彥舟為名聚衆於是日起兵鼎澧荆南之民響應是時鼎州缺守臣湖北提刑王彥成先挈家遁廵歷岳州單世卿奔龍陽就家屬登舟東下僅以身免其餘官吏莫能控制敵遂猖獗焚官府城市寺觀神廟及豪右之家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及有讐隙之人謂賊兵為爺兒謂國典為邪法謂殺人為行法謂刼財為均平病者不許服藥

死者不許行喪唯以拜爺亂常為事人皆樂附而行之以為天理當然鼎州之武陵桃源龍陽沅江澧州陽安萍鄉石門慈利荊南之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之益陽寧鄉湘陰安化峽州之宜都岳州之華容辰州之沅陵凡十九縣皆為盜區矣

十八日辛卯金人陷秀州權知州軍事趙士醫死之

金人陷秀州軍民共推兵馬鈐轄趙士醫為知州士醫出城與金人戰為其所敗士醫死之秀州遂陷

十九日壬辰程昌寓棄蔡州南歸　程昌寓自京師退還蔡州未期月又以蔡州粮食皆盡王命不通遂領率軍民棄蔡州而南歸

二十二日乙未宣撫使周望棄其軍奔於太湖　周望以宣撫使駐於平江府聞金人已破秀州漸入吴江縣恐怖畏怯即委軍而去走入太湖　遺史曰望方出城而去也市人遮道請留為一城生靈計既不可留則極口謾罵望闈而不顧於是市井閭皆喧誦初除望叅書

樞密制詞曰腹心留侯高祖肇基於有漢文武吉甫宣王復振於宗周夫非躬不世之全才何以濟中興之遠業賢者登用國其庶幾謂望何以當此　知平江府湯東野棄城走　知平江府湯東野見周望已出即以府印授郭仲威俾權知府事遂率家屬棄城而走

二十三日丙申李成陷舒州　李成犯舒州劉文舜率兵迎戰為成所敗文舜盡率其衆走權知州鄭嚴亦走入山中成遂入舒州得前秘書正字李雱雱以王命不

通金人在江浙間妄生向背心遂以為一時之英雄投書於成請順流而據金陵號名浙江以觀天意成不從留雱於軍中成執前提刑李著見任提刑以下及州縣官百餘員皆居於太平寺其徒有執鄭嚴而至者成命殺之　車駕自海道歸駐蹕浙東降德音　朕自遭敵國之侵越在方隅之外且念二聖徂征之久懼四方荼毒之深不辭痛屈於卧躬庶或少回於善政每辛勤而遣使惟祈和好以休兵謂既殫誠亦須悔禍乃狃憑陵

之勢專行暴蔑之威跨萬里以長驅分數途而並進悉提羣醜徑渡長江朕惟子視於生靈何惜身臨於行陳遂下平江迎敵之詔即為景德親征之行誓以六軍期於一戰會近境已成於對壘而羣臣堅請於避鋒勉馭舟師來臨海道既阻兵之理極致率土之憤盈念祖宗涵濡之恩痛社稷瘡痍之恥鄉豪競奮禁旅爭先始金陵殺獲之相當繼鄞水勦除之幾半或驍將大誅於淮甸或奇兵邀擊於江西捷奏既騰凶威遂屈今則移師遠

去闔境皆清朕惟駐蹕於浙東將即返兵於吳會秉中原已振之氣復列聖無窮之基嘉與函生再為樂國言念承平之俗重罹蹂踐之烖妻孥隔絶於封疆肝腦糜捐於原野禍非汝咎痛貫予心今雖幸免於干戈豈獲盡安於田野止俟扞防之暇祛除征賦之煩雖誠意之未申豈沛恩之可後宜布哀矜之惠用蘇凋瘵之民於戲歷數之在舜躬顧朕豈堪於克紹謳吟而思漢氏賴兹可致於中興況今丕應之邇遐與我實同於休戚勉

圖遠畧茂對宏休

二十五日戊戌金人陷平江府　周望湯東野既已棄城而去城中無主丁酉夕火發者數處百姓驚惶乃曾班郭仲威縱火也戊戌金人攻盤門仲威遣七防禦者當之七防禦大敗退入城中金人襲之亦入城仲威率衆奔常熟縣是夜金人縱火三日夜乃滅城中悉為灰燼金人雖不甚屠戮居人自赴水火而死者大半矣庚子金人行　趙立加右武大夫徐州觀察使知楚州軍

州事兼管內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鈐轄仍兼便宜
閤勍在越州途中朝辭日朝廷合齎告授趙立官職差
遣自是勍到楚州以告授立　金人逼荊門軍劉超率
衆去　劉超守荊門軍聞金人自江西回軍遂棄城引
衆去　趙瓊受楚州旗牓歸朝廷　先是宿遷縣水寨
首領趙瓊已投拜金人楚州進士國奉卿借補成忠郎
權知淮陰縣事嘗欲招瓊使復歸朝廷與楚州共扞禦
會趙立來知楚州奉卿見其參謀陳造與語楚州事造

甚喜薦於立奉卿為立謀招瓊立即令奉卿齎旗榜親往見瓊瓊受旗榜遂聽楚州節制奉卿還報立大喜加借奉卿秉義郎奉卿曰奉卿本是進士今為武官不能出戰恐悮使用乞換文資立令照學籍果然遂改借宣教郎令措置高郵軍

二十九日壬寅郭仲威率兵入平江府　郭仲威在常熟聞金人已行離平江府率衆復入城斸掘人家窖埋之物縱軍擾民民不堪之凡民家所有悉為仲威之黨

所攘奪

三月癸卯朔陳思恭敗金人於吳江　陳思恭隷周望為統制望奔太湖思恭軍於青烏鎮金人后軍泊於吳江縣下臨太湖石岸險狹思恭乃以兵邀之金人舟亂不整思恭獲小勝而退　孔彦舟率兵入鼎州　孔彦舟初名彦威為東平府鈐轄與知州權邦彦不協彦威與一宗女私通事露邦彦欲按發之彦威遂率衆去邦彦追及彦威射中邦彦乃還彦威遂改名彦舟聚衆漸

盛轉至京南又渡江據澧州彥舟出兵攻討常不勝鍾相反於武陵也常輕視彥舟是時鼎州城守孤危官吏軍民勢不獲已遂迎請彥舟入城以拒彥舟許之方離澧州而吴么郎陷澧州殺知州王琮以下官屬十數員彥州前軍三月癸卯入鼎州即縱官吏軍民占用官私倉庫刼掠民財焉　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李回權同知三省樞密院往從衛隆祐太后　初上在濟州隆祐太后遣李回往勸進上即位除回延康殿學士知洪州

臣僚言其靖康間守黄河棄軍而走且受張邦昌偽命為尚書右丞遂責吉州安置至范宗尹薦其才乃召為權同知三省樞密院往䖍州迎隆祐太后　肆赦州縣先是上幸海道如浙西江東西淮東西湖南北諸州皆命令不通亦不知翠華端的所在及赦到知駐蹕浙東無不欣喜　知江州權邦彦為江淮荆浙發運使

吴玠及金人戰於寳雞敗績　先是陜州既陷金人長驅關中曲端遣吴玠屯於彭店原端自擁大兵次邠慶

間以策應玠玠與金人戰勝負未決而端退走自邠至深止玠大罵端由是二人有隙金人雖勝玠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　盧益辛企宗潘永思赴虔州迎隆祐太后

十日壬子金人陷常州　金人取常州路經過不住徑奔於吕城官吏禁其閘斷其絆放練湖水使乾則金人舟船皆不可行惜乎官吏竄而閘猶儼然故金人長驅而無礙也　車駕幸處州　吕頤浩以金人退兵請

還率越州遂率處州　劉綱攻趙瓊水寨　節制泗州
劉綱以宿遷縣趙瓊水寨投拜金人遂遣人攻之瓊曰
我為人逼脅勢孤援寡權為老小之計不得已而投拜
今楚州趙安撫遣國奉卿賫旗牌來即時受之已聽楚
州節制復歸朝廷矣公其察之不從兵攻寨瓊出民兵
禦退之
二十六日戊辰孔彥舟擊鍾相敗之擒相　孔彥舟在
鼎州日與鍾相交戰勝負相當彥舟詐遣人投相謂之

入法相受之不疑戊辰彦舟遣人襲擊相寨所遣入法之人為内應相遂大敗擕妻子竄入山谷為村人范顏所擒而胡壽得之獻於彦舟彦舟乃造法物儀仗張大其功欲解赴朝廷至攸縣曽龍圖殺相所造法物亦散失

四月壬申朔車駕幸越州　尚書左僕射吕頤浩罷授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宫使　車駕幸越州御史中丞趙鼎言吕頤浩之謬以使相宫使罷左

僕射從優禮也制曰門下獨化陶鎔之上嘗守備於弼諧閱勞官職之煩宜特加於崇奬惟時上宰實我元勲茲祈解於近司爰寵朌於殊渥誕揚大號敷告羣工具官某心術疏通性資明達運籌泉湧獨當天下之危機游刃風生能斷朝廷之大事昨屬艱難之運尤輸經濟之忠冒險直前服勤無斁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閶闔之野之塗卒安宗社顧在廷之莫及方當宁以仰成而寖懷偏見之私殊失大臣之體占吏員而有虧銓法專

兵柄而幾廢樞庭下吳門之詔則慮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議既人言之薦至於物望以靡諠屢騰引去之章莫副挽留之意念有盟書之偉績難從策免之常規乃峻彛章務全體貌植牙造纛總節制於雄藩執璧面槐視班聯於上衮假以真祠之佚從其私計之安皆儒臣希有之榮蓋邦國久虚之典朕為無歉汝亦有終於戲險夷一心非忠誠孰能至此進退二道惟明哲足以盡之矧兼將相之崇靡缺君臣之遇毋云去位

不我告猷　張俊為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　金人在建康韓世忠屯兵江上屢騰捷奏乃遣張俊為兩浙西路東路制置使節制浙西軍馬策應世忠俊雖受命未進發人皆切齒

十四日乙酉潰軍戚方攻宣州　戚方勇悍善射初投為敎駿兵士軍興盜賊起在九朶花徒黨行伍中未知名方殺其為首人遂率衆歸建康投充用為准備將留在帳前建康失利諸軍皆散方走至金壇界與建康統

制扈成相遇方欲奪成軍乃謀殺成遂伏衆於篠中皆執長槍令曰扈統制過則殺俄而成果至伏發以長槍刺成成死統領龎榮率其衆聞岳飛在宜興乃以其衆歸飛以榮為左軍統制方率衆入常州為劉宴所敗乃犯宣州知州李光遣兵馬監押呂執中齎書招之方佯受書實欲攻城也執中覺偽詐僅得脫歸有衙前石振者為方所執問以城中虛實振有從賊之心乃悉以虛實告且具言城中之方隅可擊者不可擊者方用振之

說鼓行而前是日犯城下光自決守城之計乃命城外居人盡遷入城應寺院及人家與空閒官舍任便居住是時有建康潰散班直百餘人無所歸光留於城中光因以主首王逸為都統制令見任及寄居官分守城壁僧道居民皆執仗登城措置甚有法方攻城不克光以知州銜儀登城北辟令一吏詐作知州招方打話云戚統制爾部曲皆是官軍豈非念國家艱難之際何苦欲攻此城為盜賊乎方曰方不敢亟撓朝廷但緣士卒皆

飢不免尋覔粮食耳又曰我與汝糧食并銀絹犒設如何方曰若蒙犒軍即便引退於是光乃遺以米肉并銀絹甚厚方雖受之而意猶徐徐睥睨不已王逸曰賊非退也且未可解嚴更當謹備方果伐木作攻具復攻城城中皆禦退之矢如注雨城中負户方能汲是時諸邑民兵皆聚城中寧國民兵尤麄壯有膂力以手拋石賊甚苦之　王德執劉文舜於饒州殺之　王德欲迎隆祐太后於虔州次吉水會妖賊王念經反於信州之貴

溪縣命德討之德道出鄱陽劉文舜在舒州遣李成之敗方冦饒州圍城急知州連南夫以蠟書請德解圍德引兵至城下壓賊壘而陳文舜褫氣悉舍兵請念經偽許其降誘文舜及其次郡譚表闕索入城執而誅之

劉位攻趙瓊寨敗績　先是劉綱遣入攻趙瓊寨不克綱怒請兵於位位遣人攻瓊楚州趙立曰趙瓊已受旗榜聽我節制義當救之立出兵為援與戰敗之位兵退走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乙未盡五月十三日

甲寅

二十四日乙未韓世忠敗金人於建康府江中捷奏至

除世忠檢校少師改武成感德節度使 制曰門下朕

遭百六艱危之會賴二三臯俊之臣跪推轂而遣將軍守境既騰於戎捷歌出車而勞還卒疇勲敢廢於邦彛爰錫贊書用孚羣聽具官某勇聞天下氣葢闗中堂堂將種之英凜凜軍鋒之冠行已恭而事上謹蚤服周行臨機果而料敵明屢揚偉績昨屬交侵之警俾屯要害之區磨礪以須鼓僥而擊縱精兵於數路若珠走盤擠羣盜於長江如杵投臼坐以中堅之辟成茲南紀之安威行而海内息肩師勝而國人屬目是用兼隆嶽數特

表膺公坐擁齊旄易兩鎮提封之大入乘夏篆視三孤絶等之崇申衍采風陪敦井賦以永旂常之載以昭帷幄之成於戲武能威敵者師帥之榮賞不踰時者人君之信惟忠力可以任安危之重惟謙沖可以保富貴之終勉圖而休毋廢朕命可特授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　遺史曰初江上防秋韓世忠屯於鎮江府及建康失守世忠退軍於江陰軍迤邐至平江府秀州至是世忠聚集舟船擺布於江中扼金人歸路時郤

青以舟船在燕湖往來於建康竹篠港世忠使人招青青受招安而不以會乃曰我方為賊其下皆窮恐不為用故不可動也是役也世忠敗金人於江中奏捷至行在除世忠檢校少師改武成感德軍節度使制詞有曰屯兵要害邀擊其師大振軍聲殺獲過當敵師震慴知國有人

二十五日丙申韓世忠與烏珠再戰於江中為烏珠所敗孫世詢嚴永吉皆戰死　金人在建康韓世忠以海

船促於江中乘風使蓬往來如飛烏珠謂將軍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韓常曰雖然見中軍則自遁矣烏珠令常以舟師多没常見烏珠伏地請死烏珠貸之乃揭榜立賞許獻所以破海船之策有福州百姓姓王人僑居建康開米鋪為生見榜有希賞之心乃教烏珠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槳俟無風則出江有風則不出海船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篛蓬則不攻自破矣烏珠信之一夜造火箭成以戊申出江擢槳

行舟其疾如風天霽無風赫日麗天海船皆不能動金人以火箭射篷則火起世忠海船本備水陸之戰人皆全裝馬皆鐵面皮甲每船有兵有馬有老少有粮食有輜重無風不能行火烘日曝人亂而呼馬驚而嘶被焚與墮江者不可勝計遠望江中層層皆火火船蔽江而下金人鼓櫂以輕舟追襲之金鼓之聲震動天地世忠皆散孫世詢嚴永吉皆力戰而死烏珠既勝欲之建康府諜北歸而世忠海船扼於江中不得去或獻謀於金

人曰江水方漲宜於蘆陽地開掘新河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皆世忠之上流矣烏珠信之乃命掘河一夜河成次日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襲之而已初長蘆崇福禪院行者普倫普贇普璉結集行者及强壯百姓千餘人分為三隊在楊家洲上自相守保世忠嘗約普倫等為策應至是普倫普璉普贇率其衆千餘人駕小舟千餘艘皆裹紅巾立紅幟來策應至長蘆遇世忠海船狼狽而來金人至長蘆亦同世

忠與餘兵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聚兵沿江避兵
之人往往取其舟中粮食或有得銀絹錢物者　中興
姓氏錄忠義傳曰孫世詢字諮道開封府人也有勇力
善騎射少時曾蹈之薦之梁方平隨軍屢立功後從韓
世忠為前軍統制與大金戰應天府河東府皆稱其勇
苗傅劉正彦反軍臨平鎮世忠來勤王世詢為先鋒與
敵戰大敗之故殺傅正彦走從世忠追襲之建州蒲城
縣大戰敗之殺敵兵萬級統制馬彦溥趙竭忠趙竭節

皆戰死世詢臨陳遂擒正彦加觀察使及大金烏珠渡江復自建康回世忠及烏珠戰建康門外大敗之次日再戰江中無風世忠軍皆海舟不能行大金竟以小舟來縱火世忠軍敗世詢及嚴永吉皆力戰而死　張進及梁斌自敵寨脱歸　先是張俊命選鋒正將梁斌副將張進屯諸暨縣金人陷越州斌與進投拜上還越州也進得脱復聚衆得二百餘人歸還行在叙其功以贖投拜之罪大言梁斌不肯歸朝廷已併殺之既殺斌然

後乃能歸朝耳又數日斌以衆三百餘人還朝廷亦待之如初仍不問張進之詐斌後爲策選鋒軍統制　牛臯敗金人於宋村擒其馬五太師　金人至江西者回軍北歸牛臯潛軍於寶豐之宋村衝其中堅殺傷甚衆擒馬五太師拓捉司加臯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爲五軍都統制　汪藻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　其狀曰右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爲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爲中

國困於金人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嘗以寒方至未暑先歸吾於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為我患無所底止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泊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為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榜備錄韓世忠捷奏又以為朝廷必可掃除之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者頗疑世忠奏報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云敵於蔣山雨花

臺兩處各劄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
洞子以為避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
已渡復回者累累不絶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幾月餘
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
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為窮蹙之狀以欵
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非本為度夏計而
陽為窮蹙者特以欵誤我師耶建康為東南咽喉國之
門户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

人果據此為久計則東南饋餉遂絶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卧乎不知羣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其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門戶則羣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為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況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為此事所係非細廟堂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閒我師便利之時會諸

將與韓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近聞遣張俊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以為策應此固陛下長策也不知張俊果能為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教人齎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荆襄鄧湖以來迎張俊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俊軍既皆新人必精鋭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

奔潰此制敵一計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
得時也幾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為愚
輕此敵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五月七日戊申濠州土豪王惟忠棄韭山寨率衆歸於
節制使劉位　王惟忠濠州鍾離縣農家也字移孝總
角有立志兄弟三人惟忠最幼每經行於市人皆不語
以俟其過故人號為靜街三郎軍興上有詔許民自保
惟忠乃據韭山為寨與鄉人共守韭山有洞可容老小

數千惟忠屢與張文孝史康民戰金人以孫興來知濠州管屬縣鎮皆聽興偽命而用天會年號興遣人招惟忠獨不從至是惟忠率衆棄韭山寨歸於招信縣劉位位令惟忠為左軍統領官韭山寨壘石為城周匝四里又作大寨七里環繞之戰禦之具稍備民之願來依者凡萬餘人惟忠選强壯充兵韭山之勢巍然而立外有羣山環繞之山有泉湧出泉下有洞衆水悉注焉洞雖不大然不論水之多寡或連雨會羣山之水湊於其中

而洞能容之呼為歸水洞倘無此洞則山泉與雨水皆為羣山所壅不得泄寨在山之頂萬人居焉常苦無水以給食惟忠患之乃視歸水洞而謀曰若塞此洞不惟可得水以給食且水勢縈回於山曲亦可恃以為險也然此洞雖小能容無涯之水豈非有神佛以主之乎萬人方待水而食所繫不輕吾將盡誠心禱之於神權塞此洞借水以給衆若神而有靈必陰佑於我乃與進士戴德夫謀禱塞洞之方德夫以惟忠之意朱書鐵為板

以清酌祭神擲板於洞遂實之以土石聞之者皆相視而笑以為兒戲也既而數人之力告勞而洞已塞矣人皆大駭及惟忠既去歸水洞復陷如初

十日辛亥直龍圖閣劉宴與戚方戰於宣州城下被殺戚方圍宣州知州李光乞援於朝詔劉宴解圍宣州以觀察使巨師古為之副宴受命即日就道師古以兵繼之初宴在常州駐軍方率衆自西門突入欲作過晏自城中殺出之至是晏始到宣州城下未安營壘乘城

不意自城南轉城西直趨城北以擣方之帳方大驚走
晏欲生致方乃單騎追之賊見官軍不多乃自駱駝山
後設伏以斷其路方率親隨迎戰晏單騎力不能敵退
還至天寧寺前隅小溝是時暑雨方漲馬陷於淖不可
出橋左有伏賊以鉤鎗搭晏晏猶手刃殺數十人以無
援而被害晏死數日師古兵到城下光具聞於朝上憫
悼之贈晏龍圖閣待制官其四子仍令即死所立廟榜
曰義烈歲時祀之　中興姓氏忠義錄曰劉晏燕山府

人也建炎二年隨劉正彦掌赤心隊降於丁進有功正彦敗晏降於韓世忠累遷直龍圖閣四年戚方反常州適晏兵至擊方大敗之及戚方之冦宣州知軍事李光固守其城晏追方至宣州大敗方解其圍方敗走晏追擊之不勝力戰而死時稱其忠勇立廟於宣州

十一日壬子金人焚掠建康執江東安撫使陳邦光渡江而去　金人焚焼建康府虜掠人民奪刼財物出建康府城静安渡宣化而去烏珠屯於六合縣舟船入自

瓜步口尾尾相銜擺泊至六合不斷建康城中悉為灰燼矣金人雖已渡淮東無警安撫直寶文閣張稹尚守揚州招信劉位以節制之職聚衆在横山帖然無一事軍唯飲酒賭博而已先是知真州向子忞措置欲移治楊家洲而楊子六合之民願保方山子忞棄真州金人據建康府大兵入二浙猶有游騎往於淮南大抵自滁河之西皆為游騎所擾而不過滁河之東金人即渡江北占六合於是真州為羣盜賊所擾已不可居王冠率

軍兵共守方山後渡江駐於溧水溧陽之間金人又占真州而揚州亦不可守張積乃棄揚州金人據建康半年餘江寧鎮采石至和州道路往來不絶和州亦留兵戍守雜以婦人戴頭巾著軍號執兵羆巡防城辟然無一軍乘虛到城下與之為敵者邵青在竹篠港探知建康城中金人不多且烏珠等皆在浙東建康有可克之理是時青見有殺牛者牛拒力甚青取槍刺其胸共助而牛用角斡青中股青方病瘡不能行乃遣其次姓馬

者率衆往收復建康既至水門暴雨電雷大作不克入而遂退青殺之遷單德忠為次又有都團陳德結衆欲殺金人部勒已定前期為朱都團所告德全家被害兵馬都監金沔死之金人圍建康也守南門酋官稱萬户者常諭居民願往來樵薪者給牌子前去居民皆不從及被殺戮之餘方悟此萬户之言乃陰欲保護居民使出城求生也

十三日甲寅戚方攻宣州不克退去宣州解嚴　戚方

圍宣州遇劉旻直擣其中又巨師古到及方戰於城北方三戰三敗遂引去宣州受圍凡二十九日受圍之初方妻管氏病癰甚苦至解嚴管氏死人皆以為快大抵守城之法先要財物豐備是時府庫財物盈滿而大富人皆出銀錢為犒設故賊人積攻具以積草柴之類皆多以錢帛募死士燒之而人亦願盡死力如城北木塔寺有木塔下瞰城中虛實當先除去而賊守甚嚴乃募人負草實其塔然後縱火令方下即有應募者是夜果

有草實其塔內縱火火為塔所束如火柱衝天觀之雖可畏而人心則甚喜州既解嚴會隨功高下以金杯勸酒就賞其盃初方以宣州城為龜形當以真武法以禳之乃令攻城人披髮用紅帛帕首方既退去城之東壁摧壞者數十丈　岳飛殺劉涇併其軍　先是岳飛與劉涇合軍屯戍宜興飛領兵往建康刼金人於靖安得勝回軍溧陽縣得涇軍將官王萬報涇欲殺飛母及妻而併其軍飛大驚即令姚政往圖之政夜行抵宜興以

飛母命傳語涇適得家書請略訪來議事涇不虞其謀入其室則有楊某者伏於辟閭遂殺涇少刻飛到撫其衆　史康民及金人戰於定遠縣軍敗閭勍被執而去

史康民濮州人也初起於京東因迎神社會有纖扇揭劍之類從物藉以為資遂擁衆漸盛乏糧食殺人食之號為餓蝨子轉至淮南往來於濠泗閭張文孝在其中軍謂之張鈐轄文孝用扈鶚及李嶶猷計遂背康民殺康民父母自為一軍先是閭勍在越州除淮南等招

撫節制使至崇德縣聞金人已犯錢塘勍到平江招得數百户又聞金人在建康乃取江陰軍路渡入柴墟鎮至楚州見趙立立方措置楚州就以上命授立右武大夫徐州觀察使知楚州軍州事兼管内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鈐轄之閭勍至泗州而文孝在泗州出迎勍參拜且曰聞太尉将到專來參迎勍甚喜勍與文孝至招信劉位發兵禦之於境文孝戰不勝勍與文孝往濠州界下寨於黄連埠文孝名為迎勍實挾勍也是時康民

屯於兆山文孝往攻濠州康民乘虛掩黄連埠破其寨
取勍及同行劉舜臣等一行歸定遠殺李徽猷得扈鶏
至定遠臠割刳其心以祭其父母康民拜舜臣以謝殺
扈鶏雪父母之讐金人周太師聞康民得勍屯於定遠
也乃會亳州大太師兵渡滑口甲寅周太師入自西門
康民出兵迎敵大敗而回大太師已自北門入執勍而
去是役也康民幾死趙宏救之得免次日康民議追金
人奪勍聞已渡渦口矣宏相州湯陰縣弓手也時人謂

之趙三髯初勍迎奉神御趣離西京也於岳飛處借使臣十人而宏其一也循蔡河而下至溮溮遇張用勍說用歸朝廷以馬皐之女一丈青嫁用為妻初皐為郭仲荀所誅勍周卹之以為義女既嫁用遂為中軍統領有二認旗在馬前題曰關西貞烈女護國馬夫人劉舜臣者用之叅議官用俾隨勍以行故舜臣在勍軍勍在南京金人欲降之不可欲以為京東安撫使不可乃被害姓氏錄忠義傳曰閭勍有膂力善騎射少以班直補官

靖康初累遷主管步軍司公事上南巡揚州勍留守京師建炎三年京師留守宗澤命勍軍河南府會合王彦楊進丁進等兵六十萬欲渡河迎請二帝會暴卒而止三年同杜充上表請上還闕以圖中原俄京城絶粮杜充赴行在勍亦領兵數千至淮南金人方南侵以節制淮南等路軍馬往拒之四年軍濠州定遠縣與金人戰不勝被執令同招張文孝攻濠州使康民乘虛襲文孝敗之勍被虜後金人又攻康民於廬州勍同康民與戰

敗績復被執訥罵金人不屈而死紹興元年贈檢校少
保節度十七年諡壯節　劉超據荆南　劉超據荆南
分衆犯陜州先是張浚以宣撫使往川陜也經由郢州
留小潘防禦一軍於郢州小潘防禦為部下彭筠所殺
筠乃與超合超遣筠犯復州凡所經過井邑邱墟人無
噍類於是超欲取鼎澧以窺湖南二廣　劉位攻趙瓊
寨　劉位遣人攻趙瓊寨趙立出兵欲却之位大怒遂
率兵攻瓊立復出兵為援且以檄告位大略言瓊已聽

當使節制為朝廷守宿遷水寨當使乃南東路兵馬鈐轄泗州之兵皆合聽節制位乃止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九至四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冲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熊敦爕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四年五月十三日甲寅盡六月十一日辛巳

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守參知政事范宗尹辭免不允批答 朕履國家之否運思得

天下之奇材以卿粤從布衣早有人望累擊權臣於方
用未嘗奸利以邀名每陳治道之可行無不會心而切
理洎參賛於大政尤灼見於所存一意盡公羣論皆理
乃付巨川之濟用符岩石之瞻制詔一頒縉紳相慶佇
卿行志知國有人謂當承命以周旋猶復抗章而趨避
惟此舉而國無陋矣今何時而卿辭位乎勉究良圖毋
庸再請再辭免批答朕惟治亂兩途未有不由於用相
君臣一徳相逢鮮直於同時卿識邃而才全謀深而器

遠學古人之至要言天下之大公簡於朕心非止今日故擢司風憲升預政機將觀所長不次而用而卿性資天至議論日新言其重厚則如倚太山而坐平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乃希大號任之不疑卿當用羣策以兼收念寸陰之可惜立規模於素定應機會於方來輔成再造之基同享無疆之福此葢盡卿致主之術而成朕知人之明也亟上封章百辭奚益所宜不允仍斷來章 遺史曰范宗尹拜右僕射張守除參知

政事宗尹具辭免賜詔不允仍斷來章汪藻行詞曰言其重厚則如倚泰山而坐平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乃布大號任之不疑宗尹讀之喜宗尹謂守曰今日之勢正如人之疾病沈痼方篤稍施䮾藥立有顛仆之勢要使施設有序勿遲勿亟當相與戮力啟沃上前廣開言路揀拔賢材除剔蠹蠹節抑財用以至惜名器損僥倖斥豪强左右彌縫庶乎其可也　張用冦淮西　張用自京西往東京轉南京界自抑子嶄陽趨壽

春至舒城縣遂屯中軍其餘諸軍皆分屯四布是時金人方退建康渡江北和州以東金人往來野無所剠乃採草木但葉青而嫩者以火煑之搦去青水不問有毒無毒但能咀嚼者悉食之以至動活之物不論飛走與蠕動得即啗之人皆困乏　改御前五軍為神武五軍御營五軍為神武副五軍　崔增陷焦湖水寨　崔增磁州人隷閭瑾軍為將守泗州浮橋瑾棄泗州諸軍潰散增往壽春界中刼祝博士寨併其軍自濠州轉往巢

縣攻焦湖水寨增得小舟數隻直擣其寨寨有舟四五十皆淮西富商大賈及上户富民初未曾經兵火不能迎拒盡為增所有擄掠金銀財物子女之餘選壯充軍

孫興退濠州將校朱式率軍民請兵馬都監李价權知軍州事　金人自建康渡江而北也壽春府軍周太師招孫興等還壽春官吏居民皆送於西門之外勸酒酌别興與滕郎中及所部兵盡行唯留偽通判陳浩然在州興擕二妓毛馬女楊蘓而去以金價償身家自餘

無毫髮之擾興在濠州凡半年及既去將校朱式率軍民請軍馬都監李价權官軍州事价用司戶參軍江洵武謀囚按拜官張宗望及通判陳浩然於獄遂復用建炎四年年號价以洵武權通判軍州事巡檢魏進權兵馬都監

六月二日壬申劉光世來朝

七月丁丑劉位敗張文孝克滁州　劉位屯於横山張文孝占滁州位以兵权復滁州丁丑至滁州文孝退走

遂復滁州

八月戊寅劉位及張文孝戰於滁州被害　劉位既得滁州即以其屬李頡為司法參軍是夜與頡同宿於子城中頡夢城中州屋舍盡倒既覺以為不祥拂旦文孝以其衆至城下位所引兵迎戰位逢兵衆數百以為已之兵也乃指麾殺賊而所逢者賊兵也位覺之欲急戰為賊所殺權知州苟某權知青流縣梅俊迪縣丞張恪非等州縣官皆散走朝廷聞之即其地立廟榜曰剛烈

十一日辛巳趙立出兵攻達蘭於孫村浦達蘭以大軍下寨於萬壽河去淮河孫村浦兩舍乃南北咽喉之路又作寨於孫村浦以守之趙立起宿遷縣趙瓊水寨民兵於城辛巳親率親隨百餘人取孫村浦寨遣統制王彦忠以兵數百防壽河之救兵金人自壽河寨日遣三二百騎往來於孫村浦往來出兵急遣鐵騎來救之為彦忠所扼不得進立亦聞之又以鐵騎來故不克攻而退彦忠亦歸　呂頤浩為建康府路大安撫使兼知

池州朱勝非為江州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劉光世為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　周望責揆化軍節度副使連州安置　周望以同知樞密為宣撫使棄其軍而奔太湖也以宣撫使印棄太湖中金人已退募漁人入水求得之以宣撫使職知湖州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其統重兵於吳門不能扞蔽脫身先遁以致連城陷沒與諸郡以城降敵並緣為奸掠取民財等事乞正典刑遂責授節度副使連州安置陳規為德安府漢陽

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　陳規字元則沂州人以明法
補官靖康初轉通直郎知德安府之安陸縣金人陷都
城規率兵數百勤王未到兵潰而反會郡守及僚屬棄
城出奔惟規獨留不去衆遂推規攝府規乃聚兵積粮
修城以守敵王在党忠相繼來攻皆敗而去遷朝奉大
夫直龍圖閣李彥義犯城規與戰頗克會忠孝為將張
在所殺降於喬仲福數月楊進來攻不能下而退范宗
尹為相分鎮以規為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

府趙延壽來寇規擊破其衆累加龍圖閣待制名赴行
在在州八年屢破敵衆中原郡縣皆失守惟德安一城
獨存識者偉其能然嚴刑重斂頗失民心　規有朝野
僉言後序曰規守順昌日得靖康朝野僉言具載金人
攻城始末反覆熟讀痛心疾首不覺涕零嗟我國家不
幸有如此悲夫世之治亂國之强弱雖曰在天有數未
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楊雄所謂天非人不因人
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難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

而為灾若非天欲降灾則人事亦無此失規不揆至愚
竊觀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守禦將帥施設應敵捍
禦攻城之失與夫管見禦敵之策論列而序言之朝廷
再援太原大臣以謂中國勢弱敵勢方强用兵無益宜
制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强弱在人為我之計勝彼
則强不勝彼則弱若用兵有術以壯中國之勢强者復
弱弱者復强强弱之勢自古無定惟在用兵之如何耳
河東安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河東義勇禁

兵五萬共兵二十二萬尋皆敗績致太原陷於敵非兵不多葢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前而行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却自後者大兵皆却是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豈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士運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兵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萬只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為之援也又不五萬至其下亦

有可援之理且五萬兵為率若止分為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軍兼備策應內分三兩隊作諸路扼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敵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敵兵多少便盡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粮出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絕其糧道必不深入直抵城下其敵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則大兵必不致於一齊敗衂潰散為盜京城之難其

源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尼堪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敵之衆萬人而竟不援此必城中有善為守禦之策者僉言以為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有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城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為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先策定險設伏使敵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敵欲入城引

之入城已入即死今夫百里之域內有數步之城敵人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拜伏乞命於敵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砲於封邱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敵至不收遂令金人所得咸為攻城之具規以為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敵去城遠至城不得放箭此言善也百姓鼓衆擊死已見其因亂素治之術失也敵先採濕木編洞屋以新牛皮蓋

其上載之令人運土木填壕以進攻械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放遠至二百七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砲若人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二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有小砲禦近衆其小砲每十人以上不過十五人施致一座亦可以到數十步外不謂小砲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則四肢必傷中腰以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況大砲每放一砲小砲可

故數砲兼小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丸為之泥丸之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人人必傷死若要摧毀攻械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守用大砲葢欲摧毀城樓欲摧敵人攻械大砲與小砲遠砲齊用縱敵在城外伐木為對樓雲梯火車等攻械可以砲盡金人廣列礧石砲座尋碑石磨葢石羊虎為砲欲攻之所列砲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者日亦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葢守禦官一時之失計耳茍守禦

官得計止令卒近女墻頭坐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墻上過低則打中女墻頭擊砲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不至於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墻頭稍加高厚則全女墻矣又須用造高木排一丈長一丈濶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密裏稀洞子外密處以大麻繩横編如竹笆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墻頭即於兩邉連進洞子向前以代女墻頭若此則砲石縱大至多亦無能損壞間有損者即逐旋抽換假令止如此捍禦則砲石亦何

能害人已可必得無虞也敵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捍禦有設車樓獲勝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車樓之上愈招矢石矣又聞守禦官亦以禦對樓雲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撞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相殺亦非全勝金人填壕樓過壕攻城下列砲二百餘所七稍砲可施五十斤石散星砲每座可施砲石數塊砲石並發又以强弩千餘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禦不能存立然後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

上載兵八十人一對樓得城則引衆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大砲數多矢石齊發只前說女墻頭次備以洞子皆可以隔盡對樓登城每一對樓果能載兵八十人樓上廣不過二丈立當得幾人與守城人接敵者不過十四人而已假令八十人盡角力設施五對樓止四百人此外必無使兵亦無奇兵樓高須及五丈乘高而已其跡亦自危甚自履危地來與城上守城人接戰勝負人可以自決若守城者如此法不勝則交戰於平野

之地不知其敗若何況對樓於填壕上惟可以直退必不能如城下横行假使有千對樓所占地步數亦不多不獨接戰可以必勝縱兵上城獲全者術亦多矣不思敵亦多矣敵用雲梯上要登每座雲梯須十餘人可以負荷到城禦之亦難向前來縱不禦之使敵倚城登梯上至城頭少能不死者何以致之於死女墻頭裏雀臺上靠墻頭排杈木每空濶三四寸一根通度槍刀向上高出女頭城五六尺敵至女墻頭上必為排杈木隅至

背後乘空守禦人於木空中施鎗刀擊刺無不下者下而不死者鮮矣閏二月二十四日再推對樓五座盛矢石來以竿沖倒三座城上卒爭持草以燒之對樓木多而草盛火熾南風遂引燒城上樓子三座對樓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敵人攻械來路可以置而不用燒者失也縱不引燒城樓上燒了敵樓子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與敵燒開再進攻械來路雖然此事已失若守禦官別有守捍之具造城樓骨格

欲於舊處安置者以理度之自是敵心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令人依前說造洞子於闕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蔽合代摧女墻頭以隔女墻頭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次於燒了城樓子兩頭措置深埋排杈木以防敵急登城上分兵兩向次打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於城裏脚下取土為深濠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敵乘對樓到城如不於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到内濠内

無不死者如此一剉敵必罷攻退兵不期守禦之於此一失以致城陷重念國家之難豈不痛哉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勢可畏者莫甚於砲然而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用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能者亦難施設竊聞金人用砲攻城京城守禦人亦嘗用砲城面不濶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而地步不甚廣又砲才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

處自然抬城外敵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之守禦之人可謂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裏脚下立砲仍每座砲前埋立木為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能有用砲者何能施設或人以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見得城外事無由取的每座砲則用一人於城上專管裏砲稍與外物相對即令施設少偏却令砲手少那却上大偏則就令拽砲人擡轉砲坐放過則令減人或用砲稍大者不及則令添人或令砲稍小者照料

得一砲打中餘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能如此雖敵人用砲何能為也築城之計城面上必作女墻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女墻頭中掛荅箆籬惟可以隔遮弓箭弩弓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墻不用箆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墻兩邉皆見城外脚下於墻上墜下害敵之物敵人初到城下覷其攻械勢恐難遏宜便於城裏脚下取土為

深濶裏壕壕外去壕數丈再築裏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下城緣裏壕入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裏壕垠上新城脚下繚繞三二里地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敵善填壕止不過填外壕必不能填得裏壕敵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垠上新城上人入直下臨敵何物不可施用正是敵死地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豈肯用命打城只如此為備敵兵至多攻城百種誠可談笑以待

之又況京都舊城亦自可守若遂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之内軍兵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能竭力修作不獨添此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使添築壕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既備然後招敵使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如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聞當時敵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塞者止開

三兩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為敵生路也其為守之計不獨大啟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開於城内運土木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覘望敵人空隙稍有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敵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内㧞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為出兵計敵在外填壕欲為入計不攻自破所以敢自㧞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其敵兵可欺蓋恃

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引敵入城而死耳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畀段就六眷末柸等部五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将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孫萇以謂可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勒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畀入城北壘勒俟其陳未定躬率将士鼓噪於城上會孫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横尸三十餘里獲鎧甲五千足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

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為盡善城有敵樓而金人用火砲摧擊城外有壕而金人用洞子填壘城高數丈而金人用天橋鵝車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謂堅固前後所未有柰何金人攻械雄傑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於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令城池之制觀之雖然利不至於百而功不至於十其間有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自古聖人之法未

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為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墻下留品字方及經尺空眼以備覘望及施設鎗路墻裏近下以細木益一兩架瓦棚可令守禦避寒暑風雨屋墻裏墻皆低下則砲雖在外數多施設千萬悉莫能及又壕上作橋橋中作弔橋時暫偶敵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為弔橋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回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不獨敵矢石不及其舊門作樓處行入一步向裏便是入

陷穽何謂陷穽葢百步内兩壁城上下臨敵人應敎敵之具皆可設施舊門前横築護門墻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三二丈城門啓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根上宜築高厚羊馬墻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墻脚下亦築雀頭高二三丈濶四尺雀臺上於羊馬墻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槍路一如大墻上女墻頭墻裏雀臺上栽埋排杈木以備敵填平壕塹及破羊馬墻至城脚下則敵與羊馬墻

内兩邊受敵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敵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墻內兵賴羊馬墻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墻與大城係是兩城相承齊用使敵人雖破羊馬墻無敢入者故羊馬墻比大城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馬墻內所置之兵正是披城下寨以留伏兵不知敵人以何術可解若此既有羊馬墻其鹿角可以不用仍於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墻內出入又羊馬墻去大城脚止二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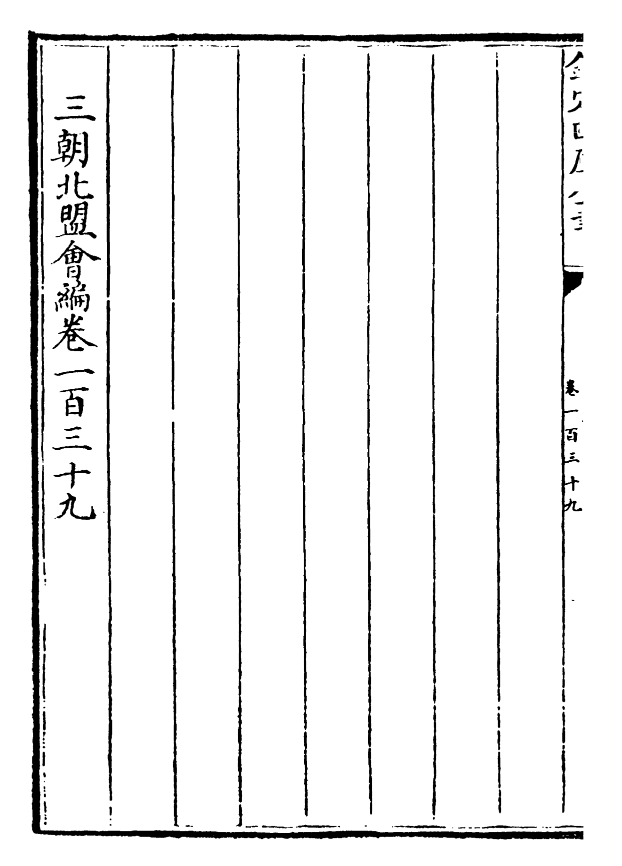
不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墻内反害墻内人又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又於大城裏城脚下作深濶裏壕壕上向裏度地五七丈可作來往路外築裏城排杈木但多備下敵衝城應敵處用以此設備雖使金人善攻不足畏也墨子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将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械為緤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見此攻城者

宜乎古人以為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為一攻械而無策以應之者未有思也規嘗謂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為兵者詭也用無中形詭詐為道故能而示之不能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是以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不知其所攻今夫備禦之策宜乎藏之於身待敵而用不可以先傳之然而有傳之於近而達之於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不可不先傳也嗟

乎靖康丙午金人以兒戲之具攻打京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致城拔迄今一紀有餘而金人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矜在規於未知金人攻京城械器施設之前則每日又云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不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辨衆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折今即知其詳則其可不盡剖其所見而言之況規忝冒職當次對濫膺守臣茍有所見庶幾乎破彼奸謀使攻城掠地之心潛消於冥冥之中而致我宋之境無有遠邇若州

若縣若守若令之人强者愈自奮懦者知其勉孰畏乎金人之來攻城之械而城城皆可以自保若成我宋山河之壯者不可不論也規竊嘗聞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機事不密則害成而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孰能窮之今止據金人拔京城當時攻械施設略舉其捍禦之策大概言之至於盡精微致敵之方雖不憚其文繁而有所得真不可示人者况雖欲傳之有不可得而傳之者

矣惟在乎守城之人於敵未至則精加思索應變之術
預為之備耳區區管見不能自揆輙序於僉言之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四年六月十一日辛巳盡七月十七日丁

巳

程昌禹鼎澧州鎮撫使兼知鼎州 程昌禹家傳曰建

炎元年八月公以京西轉運判官入為尚書吏部郎官

自南都扈從至維揚與時宰論事不合出守蔡二年八
月至都已為金人所破軍馬散亡盜賊充斥公乃招集
流民簡練師旅其命將也不限資格惟有功者居上日
與羣盜戰每戰必克遂為强兵三年正月杜充留守京
城招納賊寇張用王善而復逐之遂圍淮寧兩月張用
分其衆號二十萬來寇三月至黄維離城二十里公度
其遠來未食先遣汝陽縣尉杜湛設伏以輕兵誘之賊
果以萬人追至城東遇伏大潰幾擒其次首馬反六月

杜充赴行在檄公為留守判官月中至京城視事京師
屢經金兵獨啟四門餘皆闔行者居者皆以為病公至
欲盡闢之又游手糴食市多鼠竊犯者雖一錢皆死公
改錢為一千副留守郭仲荀皆不從七月蔡父老五百
餘人投牒於留守司乞公還曰蔡薦經寇攘自公臨治
盜奔他境雖令有本道運判滕膺攝事民未安其政詞
旨誠切杜充時為宣撫聞之檄公還八月十八日入境
城中來告前唐守滕牧招巨寇王民所謂一差針者合

王清兩軍約數萬衆道蔡為墟矣極言不可弗聽公聞之宵征十九日黎明入城午漏上賊奄至趨門不克入公令營於城東來丐粮曰吾廩未嘗饒賊求市倍其直乃售賊留數日而行過平榆乃肆掠微公則無復有蔡矣閏八月沒角牛楊進衆十餘萬寇真和進雖降為西京安撫然擄掠不已且百端需於蔡公曰竭民血以資寇兵而給盜粮吾不忍也一切絶之故進既反遂來侵公令杜湛等各以部兵分掩其時雨且夜刼其寨俘斬不勝

計賊不能安怒且恐公乃兵四出聚粮賊造天橋雲梯謀攻城亦為戰守備九月十一日公被名赴行在方趣裝忽聞金人渡河陽公乃上聞乞留捍禦敵退而行未報月末得上蔡狀言敵遊騎入二十九日敵騎數至城東及城大軍至屯於東南北三面約五六萬衆令戒嚴且遣人縋城而出告警於行在由是朝廷知兩畨敵入始檄諸道為備十二月初二日公遣畦貴出兵擣敵營敵之祁王席其累勝勢甚張衆亦心憚之公閉關偃旗息

鼓既獻俘士氣大奮公乃啟扉縱之至初四日生獲適七百人敵睥睨七日莫測城中虛實乃退出師尾擊頗有所獲公自後連破賊曹貴楊勲斬馘甚衆又破田僧歌虱子兵擒歌公奇其狀愛其勇弗誅復委用之後率為良将所謂田皐者也四年二月以既除代奉詔提兵赴行闕會有旨罷諸路勤王之師除公鼎澧鎮撫使解前為荆南府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荆南府陳求道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范之

才起復為金房均州鎮撫使兼知均州馮長寧為淮陽
順昌府蔡州鎮撫使兼知淮寧府翟興為河南孟汝唐
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　江淮荊湖京西等路分鎮范
宗尹建議也五月二十二日參知政事范宗尹等劄子
奏臣等恭依聖旨就都堂聚議分鎮事宜畫一如後一
諸鎮臣乞以鎮撫使為名一欲將京畿湖北淮南京
東州軍並分為鎮其陝西西川江南兩浙湖南福建二
廣並仍舊制一諸鎮除茶鹽之利國家大計所繫所入

並歸朝廷及依舊制提舉官外其餘監司並罷所有錢賦除供上錢帛等自合認數送納外其餘並聽本鎮帥臣移用更不從朝廷應付緣今初理宜寬假而又責以備禦之事欲為蠲免上供三年候事力富實日自分依舊一令來分鎮州軍多經殘破或縻要控拒去處理宜增重事權庶可以辦應管内州縣官並許辟置知通人師辟名具奏朝廷審量除授官吏廉汚動許按察陞黜其所管州軍並聽節制遇軍興許以便宜從事其帥臣

不因朝廷拍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當議特許世襲奉聖旨依奏至是除陳規已下鎮撫使閒居錄曰宣和以來宦者童貫王(?)兵蔡攸並幹樞柄邊帥卒皆小人以賄賂用之軍政盡廢非徒士卒驕惰不可用且零落盡矣今敵大舉南牧不復可以支持靖康初淵聖下令河朔欲令郡將世守事不果行今上駐蹕維揚獻言者甚衆宰相黄潛善以謂非急務悉寢其奏建炎三年南渡至於餘杭潛善既罷余謬當柄廷而士

大夫復以藩鎮為請余為擇能虞卿等十九疏奏之且
問陳以為宜微照藝祖初議隨時制宜行在為京西淮
北為藩方淮南為郡縣會余罷去事亦不果次年六月
范宗尹為參政申其說置鎮撫使遂以為相降詔施行
然規模參錯多寡不均李成以舒蘄光黄四州叛徑授
江西孔彥舟授鼎澧辰沅靖五州不赴遂犯湖南劉綱
授濠泗岳飛授通泰趙立授承楚薛慶授天長郭仲威
授真陽王彥授金房皆不能守惟桒仲以宗尹之兄宗

禮在其中故授以襄鄧隨郢金均房信陽八郡地大人衆稍為患仲為其徒所殺裨將李宏代之宏為偽齊所逐鎮遂廢羅索薩里罕哈芬敗曲端軍於邠州自店
節要曰時薩里罕陳於髙原羅索哈芬率衆先戰官軍合之敵少却薩里罕恐懼至於號哭無何敵勢復振官軍敗績由是敵中目薩里罕為哭啼郎君
二十二日壬辰知六安軍邉萁殺金人盡殪　邉萁初以金人攻城遂投拜金人以趙團練率北軍三百人屯

於六安未經金人時守禦稍嚴鄉村强壯與射生户皆聚於城中李成張用等皆攻擊不克邊琪雖已投拜而强壯射生户猶在城中金人有回歸之意道路風傳金人將盡驅六安之民北去故土官李六使者與邊琪等密謀先事殺之每日邀請趙團練筵會趙團練不疑壬辰邊琪及李六使率軍民及射生户並殺金人皆盡二十四日甲午知六安軍邊琪棄其城　邊琪已殺金人即告報居人盡納軍器少頃再告報依舊做買賣近

晚又告報二十四日棄城盡出盡焚燒令各備乾粮甲午果棄城遁其令後軍洪某掠後放火城中一空是時張用在舒州有入廬州境者張用立大旗招誘山東河北庶士棄業人人多歸之李六使為李成敗北去壽春境被殺　戚方詣張俊降　戚方犯湖州安吉縣上鄉侗里張俊以兵討之至安吉鄉導言上鄉路狹不可行兵俊乃遣王再興齎檄招之會岳飛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乃詣俊乞降與其徒鄭其號為三哥哥者同至安吉

見俊俊先見方諭之曰國家多難當以忠義報國家不可負朝廷方曰不敢俊曰爾宜一心事主不得有二方拜謝而見三哥哥者俊曰國家不負人爾亦不可負國家曰不敢俊曰是何不敢人言汝復欲反乃呼證左而問曰是人果欲反乎曰實欲復反俊命推出斬之方上兵馬簿有馬六百疋獻金珠玉珍不可計自方到行在日與中貴人蒲博不勝取黒藤如馬蹄者用炭火熁去藤乃黄金也以償博負每一博不下數枚於是方已受

正使矣時人為之語曰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須胡做

七月十二日壬子馬吉為韓世清所敗　韓世清在蘄州敗劉忠得柔福帝姬蘄州甄采聞於朝即與世清同護送柔福帝姬之行在到興國軍路難阻不能行四月朝廷差内侍蔣堯輔来迎請柔福帝姬不許世清離蘄州祇令來行在世清曰世清已起發蘄州矣且得柔福帝姬者世清也囑采別具奏乞以世清同護送柔福帝姬且言已一面起發事上覽奏降旨令世清嶶州駐劄

不許赴行在世清屯於徽州之黟縣馬吉以潰散餘兵方擾於旌德太平之間世清屯黟遂率衆往迎之為世清所敗其提舉官孫抃死於亂兵吉自長壽由涇縣出宣城至廣德受劉光世招安世清追至宣而還

十三日癸丑崔增犯太平州　崔增既破焦湖水寨有大小舟數千艘又聞金人已渡江北屯於淮東增乃率其衆漸出柵江口未有所向遂犯太平州繞城劄寨甲寅夜以船百艘載攻具傍東南城角攻打賊衆約二千

餘併力齊攻知軍州事郭偉盡力禦之有二賊首稱是閤將韓將呼曰城中有勇鋭者請出挑戰荻港廵檢王宗引弓滿兩矢皆中二賊城上讙呼賊衆稍却戊午數百人叩城有賊首執大刀有牌旗寫中軍將劉順順引衆犯西南城角宗又射中之宗遂率牙兵魏進士軍洪亮等下城與戰賊遂退去賊驅擄居民於城下剖剔殘殺又縱火焚燒天慶觀及民居攻城不克屢為官軍所敗　張用奔於漢陽軍受鄂州路安撫司招安　五月

張用諸軍在淮西之粮六月轉至信陽軍復往徳安府
用屯中軍於三龍河曺成屯於應城縣諸軍散居連接
至郢州絡繹不絶至是魚磨山寨軍亂統領將佐王林
孟振張衙推等殺其統領官馬老爹王林者謂之王鐵
斬相州人初曽被擒入布袋倚船板上用刀斫其頸八
刀以為死矣放入黄河中無何布袋繫頭脱遂爬而出
漸復得活又謂之王八刀後為横行遥郡張俊下作馬
軍將官者時馬老爹既死用聞之曰軍容不整至使軍

中自相屠殺豈為殺一馬統領乎乃是欲殺張用耳用請從此自往求一死處諸人各耐辛苦有隨用去者至淮陽有衆一二千時馬友在漢陽界內知漢陽軍范其懼倉庫不能給乃以軍事併倉庫見在移牒與用遂為知軍鄂州路安撫使李允文遣張定國往招用用受招安定國乃遂旋濟渡至南岸允文怒曰何不且撫定而遠濟渡乎乃移文問之由是用懼遂反自漢陽界擄掠强壯而去允文遣水軍張崇追擊不及曹成聞馬老爹

之死又聞用自奔去大怒令執中國人到即斬之成常恨中軍統領官吳某實不同其謀成使人執至責以軍律不整使下有謀上者遂斬之

十七日丁巳郭仲威出平江府率衆奔於興化縣　郭仲威擾平江府之民朝廷聞之遣張俊來治仲威之罪仲威覺之率衆出平江府遁走屯於興化縣朝廷授以真州鎮撫使　巨師古軍於杭州薛成軍於婺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 徐夢華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丁卯盡八月十日庚辰

二十七日丁卯金人立劉豫於北京國號齊 金人册豫文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

丁卯皇帝詔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為已私職在牧民廼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乃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塞否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麾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既掃區宇式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誓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起釁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招集姦慝擾亂邉陲肆朕纘承仰循先志姑存大體式示函容廼復蔽匿逋逃今大疆域肆

其貪狠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賜之疆土
因彼告授遂與解和終莫聽從巧為辭拒爰命將帥誨
諭盟言許以自新終焉不改偏師傅汴首罪奔淮嗣子
哀鳴請復懽好地畫三鎮誓至萬年凡有質要悉同文
約既而官軍未退夜盡衆以犯營誓壘繞乾窑傳檄而
堅辟私結人使陰啓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詰玆敗約累
有畫河之議復成疑戰之謀既昧神明逎貽聖鑒京城
摧破鼎祚淪亡無併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

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為國當其息民不料懦夫難勝重任妄為退避反陷誅鋤重念斯民亂於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胡能保定咨爾具官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於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奸賊擾攘之際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勲克成用是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

定衰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櫜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捜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蝥蟥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髙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綬寳册命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封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

惟命靡常厥德保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册計六十六方每方字兩行金填字
豫遂僭位於北京肆赦云門下自前朝失御率
土無依内離民心致蠭起夷兵之盜外開邊隙來鷹揚
問罪之師山川靡寧干戈互動耕桑廢業壠畝彌望而
荆榛老幼逃生廬舍多為之灰燼原野厭於流血溝壑
填於殘骸兵火連年不休亂離自古所少言之流涕念
及痛心嗟赤子之無辜冀皇天之降福宣命亟頒於上
國郡制特設於東州顧其何人誤承此任自念風猷寡

陋家世側微昔也壯年久林泉之是樂今馬晚節豈軒冕之為心屬乞退閒竟無允命提綱五路空殫夙夜之勞歷試暮年蔑著錙銖之効雖近地稍形於康乂而遠民未免於飢荒方圖自効而歸敢有懷他之望顯冊之既屢下要在必從避辭者凡四章無所不至使命愈加於促廹軍民不容於逋逃至於屬部之州列奏樂推之牘此豈人事致爾實有天數存焉知便安難遂於己私則吉凶宜同於民患當天造之草昧念王業之艱難恭授

册儀尚循墻而欲避勉應位數若負刺之不遑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已於天會八年九月九日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布告中外咸知朕意尚念世道交喪國俗益訛貪頑未革於餘風詿誤多罹於憲網力期化洽深軫哀矜宜布湛恩與之更始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臨深履薄何以當副缺一字之隆拯溺救焚可以慰來蘇之望公卿宣力士庶協心共贊眇沖以臻康泰以前宗正寺丞李孝揚權左丞濟南通判張柬權吏部侍

郎兼右丞子麟大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府以延康殿學士前宣奉大夫前太原尹張孝純依前宣奉大夫封開國公守尚書右丞相弟益北京留守都水使者王夔汴京留守升東平府以為東京改南京為歸德府豫生於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起四部强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四太子南伐回以李鄴李俅李儔鄭億年臣豫以儔為監察御史億年權工部侍郎　節要曰先是北中偽留守高慶裔獻議於尼堪

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既被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河南州郡自下之後亦欲循邦昌故事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恩歸他人葢以金人自陷山東達蘭久居濱濰劉豫以相近奉之尤喜達蘭嘗有許豫僣逆之意慶裔尼堪腹心也恐為達蘭所先遂遽建議務欲功歸尼堪尼堪從其説遣慶裔自雲中由燕山河間越舊河之南劉豫節制舊河為界首至豫所隷景州會吏民於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郡人莫敢言之

皆曰願聽所舉其等不知賢者慶裔徐露以屬劉豫郡人迎合輿情懼豫權勢又豫適景人也故共戴之慶裔至曰爾與朝廷帥府之意正相合爾遂令列狀舉之慶裔至德傳東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東平則分遞諸郡以取願狀歸至雲中具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意及持諸吏民願狀於尼堪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陽辭之又且推前知太原張孝純慶裔歸報尼堪又遣慶裔喻豫曰戴爾者河南萬姓推孝純者惟爾一人難以一

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爾豫諾之尼堪於是令右監軍烏舍馳稟於金主烏奇邁從之故豫得僭立或謂本鄧州叛臣張綱中獻策於慶裔以三班奉職酬之復以其說為已見獻於尼堪非也金人入攻山東以邦昌為名不易官制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達蘭豈敢擅許於人耶劉豫揣意求於粘慶裔懷私屬於豫其所由來漸矣非自剛中始也然剛中之罪豈勝誅哉　太行義士石子明與金人漢軍萬户

韓常戰於真定大敗常軍　石子明與韓常戰於山西真定烟脂嶺大破常軍千户劉慶餘為砲折其頸金人以萬户比都總管之職千户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令燕雲諸路民兵千户百人長乃以家業或丁數定之在軍則權為千户百人長散則還為散民

三十日庚午水賊崔增攻太平州　崔增自癸丑寇城下攻擊不克至是退去

八月一日辛未朔岳飛除昌州觀察使通泰州鎮撫使

五月岳飛有靖安鎮之捷生獲金人三百餘人至是岳飛獻俘於行在授昌州觀察使通泰州鎮撫使　桑仲陷襄陽府　京西制置使有曺端者自京城陷聚衆擾於京西號為曺火星千秋遣人招之屯於襄陽城下是時桑仲在唐州盡取强壯為兵唐州之民在桐柏者盡為董平攢集屬董平者退進無所依皆盡室願歸於仲仲之衆漸盛遂自光化軍將冦襄陽千秋遣端禦之并檄鄧州譚兖為援端與仲相遇於高車急擊之仲敗

稍退引端以獲捷報千秋會充遣騎兵五百來策應千秋曰譚安馬軍皆精鋭當策應功耶遂率衆退於中廬南漳之間且日令馬軍破賊仲閏端已退去整衆而進與鄧州馬軍遇地勢坡坂而有低林俗呼為孛羅岡非騎兵之利鄧州大兵敗仲遂寇襄陽千秋公安親隨兵未嘗歴戰陳皆輕佻欲出戰千秋不許至於再四乃令出戰悉用行纒扎腿以青紅帶繫定著新布衫如市井閒做場美棒人仲以馬軍數百伏路兩旁俟親隨軍纔

過未盡即冞出盡喝令坐親隨兵皆坐以棍棒次第敲殺之方其敲也有一人奮身而起大呼曰我與你撞擔仲之黨皆大笑有失杖者千秋下統兵官正貴等諸軍皆散千秋棄城奔於中廬仲遂據襄陽千秋遣人密說王闢使圖端闢者端之裨將也遂殺端衆軍皆散或百十人或三二百人各為火伴者莫知其數唯後軍李忠塞差遠獨不散散與不散者盡戴白巾聲言為曹太尉報讐千秋不可居乃轉往金州自此入川矣

七月丁丑李允文為鄂州路安撫使知鄂州　靖康間李允文以教王寓舜避奉使謫閒者數年張浚為川陝宣撫使道出鄂州允文謁之浚與允文皆行至西京以為京西提刑時趙宗印屯於郢州欲隨浚入川乃以兵馬盡交與允文而吳錫初受宗印招安亦在其中至是允文為鄂州路安撫知鄂州盡以其兵行　張俊為檢校少保定江昭度節度使　制曰門下三軍利用莫如忠勇之兩全十乘啟行尤貴文武之兼寵朕博稽輿論

優奬虎臣乃進律疏之褒用竦在廷之聽具官某性資沈鷙材力驍雄得孫吳方略之竒兼信布爪牙之勇執干戈而衛社稷心存蹇蹇之忠安邊境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陳眣緣多故尤見殫誠提萬旅以趨朝扈六飛而復辟旋因東狩留駐海壖偶敵馬之長驅帥王師而鏖戰奮當大敵援枹鼔以忘身坐掃妖氛用鯨鯢而築觀兹及行朝之底定復銷羣盜之搶攘併録茂勲用加醲賞秩視三公之貴地兼兩鎮之崇載錫爰田仍加真

賦增中權節制之重示上將威儀之多於戲有功見知
朕既每存於大信縱敵生患汝其不替於前功惟一心
同獎於朝廷斯千載永書於令甲服予之訓時乃之休
十日庚辰隆祐皇太后至自處州　盧益辛企宗護衛
隆祐皇太后至行在李回楊惟忠防衛六宮　王瓔軍
於信州　王瓔自馬家渡失守潰散由徽州走浙東至
處州為神武右軍馮宗回追及戰於天寧寺前瓔走福
建路宗回及李倴追至南劍州然瓔乃潰兵非盜賊也

朝廷命軍於信州　薛慶及金人戰於揚州軍敗被殺

郭仲威棄其城奔於興化　烏珠自建康回軍至六合

縣欲發舟船取楚州路行而趙立在楚州薛慶在高郵

軍舟船不可發故烏珠駐軍六合未得歸達蘭自壽河

寨往六合見烏珠議事請益兵會孫村浦壽河之軍共

取楚州烏珠乃分三太子兵欲攻高郵時郭仲威為真

州鎮撫使移文報高郵薛慶慶知金人欲攻已於是率

兵來揚州會戰庚午慶至揚州與金人遇遂進戰不勝

慶引還金人追至東門外慶墮馬被殺馬尋舊路走還高郵軍中見之曰馬空還矣薛太尉其死乎仲威棄揚州奔興化　姓氏録忠義傳曰薛慶建炎三年率兵數千據高郵軍善用大刀勇冠諸軍知樞密院事張浚往撫淮南至高郵軍慶詐降拜馬首迎入城執之浚部下陜西兵三千多見殺逼浚令出慶軍將士官告三千道四年除楚州鎮撫使朝廷約諸州鎮撫互相應援紹興元年金人攻揚州圍鎮撫使郭仲威慶往救之殺金人兵

甚衆慶力戰而死人稱其忠勇絶倫能以功掩過者唯慶能之 金人陷高郵軍措置高郵軍事國奉卿棄城走 金人三太子既敗薛慶之軍於揚州即長驅侵高郵軍副統制王林出城迎戰不勝奔於通泰高郵軍事國奉卿走還楚州 張用中軍徒黨歸於鄂州 張用不受鄂州招安曹成以馬老參事執捉中軍人多被殺戮者用之妻一丈青奮身出招中軍人隷麾下中軍人皆歸之用衆二萬人皆訴無粮食一丈青曰待我措置

猶未知用受鄂州招安俄有人報用已受措置司招安一丈青乃率衆趨鄂州避馬友不由漢陽取間道出漢陽之後自下流渡江復與用合　趙立起趙瓊寨民兵不至　先是六月趙立起趙瓊寨民兵於城中七月復放歸本寨至是金人已陷高郵軍達蘭欲併高郵軍人共攻楚立遣楊柳金率親隨五十人起發瓊民兵起諸寨首領共圖解圍楊柳金至吴城土豪徐宗成曰滿家良賤皆為楊柳金殺戮今乃敢來此耶遂與土豪衡進

及瓊等謀殺楊柳金抽其脚筋以柬木為大枷械其頭置之井上垂其身軀而死扛出之擲屍於清河中親隨五十人唯一二人得生還時楚州已破攻急立聞之大悔咬指出血滴血寫書責已差蔣其招諸水寨無應者趙瓊贈蔣其銀衣服等使歸援兵遂絶矣　李邦彦吴敏李綱皆復舊官　張琪移屯於襄安鎮　初張琪屯於舒城縣界李成在舒州頭子山遣人索粮草琪懼之移屯於廬江縣四月琪破礬山寨先是廬巡檢者聚衆

自保旣遣琪所破乃奔散渡江途中之人以爲奸細遂殺之六月琪破崑山寨至是移軍屯於襄安鎮　范宗尹量移王時雍徐秉哲莫儔吳幵王紹王友王及之胡思等仍薦孫覿汪藻李擢陳戩等　范宗尹量移王時雍等皆不聞奏議者譏其不公　翟興令其子悰及趙林敗金人於永安軍　金人侵及陵寢翟興遣其子悰及統領官趙林率兵由河陽南州至鞏縣永安軍邀擊屢戰皆捷襲逐至澠池縣出界　翟興加武略大夫兼閤

門宣贊舍人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河南府事管内勸農使　朝廷以分鎮之權擢翟興為鎮撫使制詞有曰果毅自奮知畧有餘總合師徒賈攜劒摧鋒之勇襲逐外敵有履軍搴旗之功先是兩河陷没興以京西為河東河北接境是時尚有忠義之人聚兵保守山寨不願順沓者興遣親信持蠟書取間道以結約之如向溛王簡王英等數十寨願聽節制興具聞於朝廷上大喜遂命興經制使王擇仁同領其事

擢興節制應援河北河東兩路軍馬使興遣人作商販渡河密齎撫諭自是并汾澤潞晉絳懷衛河陽等數州山寨首領盧師迪李吉李彥隆馬夜义李遵宋德輩至河陽見興矣　孔彥舟據潭州　朝廷降程昌禹鼎澧州鎮撫使兼知鼎州詔告既到昌禹檄傳鼎澧閭孔彥舟在鼎州仍渡江取太平村入湖南界至寧鄉縣王以寧率師拒之不勝彥舟遂入據潭州　達蘭遣使特默萬戶撫諭趙瓊寨達蘭會高郵金人併攻楚州慮趙

瓊寨或為楚州之援也乃遣使特黙萬户往撫諭之瓊已拒楚州之命不發援兵一人徐宗成等殺其來使楊柳金遂力約特黙萬户至宿遷縣追瓊等諸首領聽命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一